

清初女琢硯家顧二娘小考

高彦頤

中國的琢硯工藝，到了清初有一大突破，在器型、設計運思、和雕工手法上都有嶄新的表現。個中原因很多，包括硯材供應日盛，尤其是文人熱愛的端硯名坑，在順治年間解禁，允許民間開採。明末商業發展，帶動了藝術品收藏風潮，玩好之士因為宋元古硯漸稀，轉而注目以端硯和歙硯為首的當代精品，促使當代名硯的生產和消費市場逐漸成熟。更不可忽視的，是在江南及其他地區出現的一群以琢硯為業、以藝術家自視的專業藝人。其中最為人稱道的，竟是一名女流之輩——吳門顧二娘。是她憑著甚麼本領，在這男人行當中脫穎而出呢？

廁身「技藝名家」的女手

乾隆名士阮葵生（一七二七—一七八九）用饒有意味的標籤「技藝名家」來形容這批既不是受人輕視的工匠、也談不上是文人或士大夫的新興群體。他列舉了二十八位以治玉、治犀、治銀、治竹等名手，並強調他們比起求取科舉功名的士子，有過之

而無不及之處：「昔人治一業，攻一器，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較之抱兔園一冊，飽食終日，老死牖下，淹沒而無聞者，不可同年語矣。」

在日新月異的藝品市場中，這些在百多年前大展拳腳的晚明高手，已在俯仰之間在乾隆後期成了「昔人」。轉目凝視當代，阮葵生又侃侃

道來：「及近時薛晉臣治鏡，曹素功治硯，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阮葵生，《茶餘客話》）被阮葵生點名的明清名家當中，除了「顧氏繡」泛指上海露香園一家婦女外，只有顧青娘是獨當一面、具名具姓的女手。



圖1 清 黃任銘 蕉月硯 端石 縱14.5，橫9.6，高2.0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硯背刻行書款「吳門顧二娘製」



圖3 清 黃任銘 飛燕硯 端石 縱16.5，橫11.1，高2.2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無顧二娘款，但刻有顧的長期贊助人黃任（莘田）銘，教人聯想到顧二娘。這方硯與圖2的《雙燕銜花硯》在構圖和雕工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天津那方在細節處理上刀法較細膩，石質較優。

但嫌石質不好，對成品並不滿意。

十多年後，黃終於買到一方好端石，但顧德麟已經去世，連嗣子顧啓明（也就是二娘丈夫）亦死，「其孫公望，又以善製硯，召入內廷，吳中絕無能手。」有幸的是，「聞啓明之妻，實得家傳。」黃將信將疑，「壬辰仲秋，乃令隨意製之，不拘何式，而彼竟為製索硯。」這條資料題為《硯銘》，是本來刻在這方《索硯》上的銘文，它為顧二娘出師、獨力經營作坊的年代提供了明確的下限——壬辰仲秋，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

事實上，顧二娘的丈夫顧啓明過世，二娘「得家傳」入行的時間恐怕要比壬辰為早。黃中堅攜端石造訪顧家時，二娘已在蘇州本地文人當中享有一定聲譽，故黃中堅謂「而未之察，已而其名日益著」，可以推測她起碼早在數年前已經開始繼承顧家祖業。顧啓明死後過繼的嗣子顧公望，在康熙五十一年時已離開蘇州，被召入內廷，可能他是將顧二娘名聲傳到京師的重要人物，不過這只能是猜測。據說顧公望後來在京去世，他在康熙朝

造辦處製硯的年月和具體情況，缺乏檔案資料，還有待考證。（註四）

另一位與顧二娘同時、也是蘇州文人的朱象賢（約一六七〇—一七五一，仍在世），在比黃中堅《蓄齋集》稍後成書的《聞見偶錄》中，說二娘本姓鄒：「德麟死，藝傳於子，子不壽，媳鄒氏繼其業，俗稱顧親娘也。」朱並沒有提及曾如黃中堅般親自造訪顧家，但他在蘇州文人圈中耳濡目睹，為後世紀錄了唯一被傳為顧親口討論自身琢硯技藝的說話：「常與人講論曰，硯係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為？」（註五）言詞簡潔生動，意味欣然，還隱約遺留口語的語境。

從青娘、親娘、到後來的二娘，顧二娘在出道之初，名字的不統一，反映了清初的手工藝人要立業，靠的主要是顧客或「粉絲」間輾轉相傳的口碑，也就是名符其實的名「聲」或「聲」譽。一位本身不寫作的手工藝人要在文獻典籍中揚名，在未被好事者青睞之前是很不容易的事。在流傳



圖2 清 雙燕銜花端硯 端石 縱18，橫12，高3公分 天津博物館藏
硯背刻楷書款「吳門顧二娘製」 引自《天津博物館藏硯》，頁96

天津博物館的徐世昌舊藏、和北京故宮在一九四九年後從民間徵集的文物當中都有，但因為她在世時已有偽作出現，真假極難分辨。在沒有任何一件標準器存在的現況下，鑑定顧硯是異常艱巨的工作。在這方面，近年研究古硯的學者，如天津的蔡鴻茹、北京的吳笠谷，都有精闢的論述，本文只在整理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澄清有關顧二娘出身、學藝、就業、交際等方面的一些困惑，再提出新的疑團以請教方家，同時也對顧二娘的技藝和她女擔男職這一有趣的性別現象，作一些觀察和議論。

顧二娘的家世與出身

先從名字說起。阮葵生稱顧為「顧青娘」，是清初眾多提法之一，其他還有顧親娘和現在通用的顧二娘或二孃，更有尊稱顧大家（為行文方便，以下統稱顧二娘）。筆者所及現存最早提及顧的文獻資料，是蘇州文人黃中堅（一六四八—一七一七年仍在世）的《蓄齋二集》。（註三）黃直稱顧為「顧家婦」而不提其名，有意無意

所謂顧青娘，就是清代唯一帶名款的女琢硯家，在蘇州閭門內專諸巷經營作坊的顧二娘。說顧和王幼君（或作岫君）在乾隆時期「名聞朝野」可能並不過份。現藏天津博物館帶「岫君」款的《山水硯》，在寫景和刀法上都別具巧思，用時人所謂「鐵筆」把山水畫的意境溶入雕硯工藝，本文暫時不表，只談顧青娘。在

中強調她的師承是以男性本位的夫家為主軸。黃早年在友人家中看到二娘公公顧德麟製的一方《索硯》，得識其藝，特意攜石造訪，要求如法泡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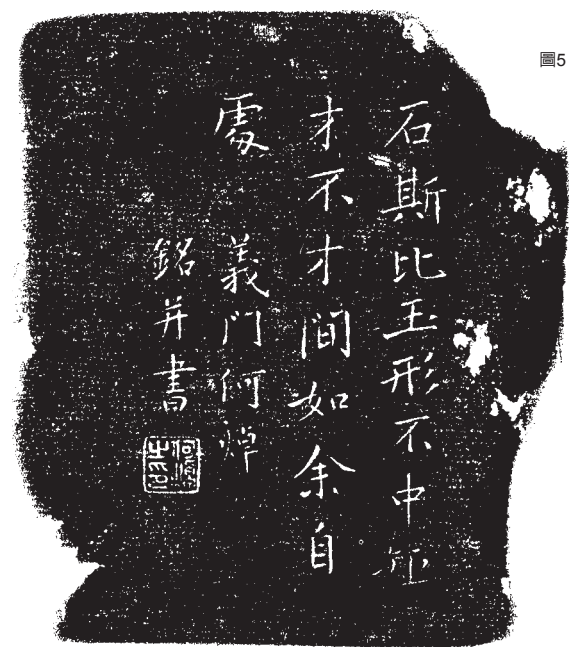


圖5 清 何焯銘 隨形硯 硯背拓片 端石 縱9.8，橫9.0，高2.2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蘇州書法名家何焯（杞瞻、義門），是余甸的友人，應余所邀為顧二娘雕的〈蕉白硯〉書銘。〈蕉白硯〉今已不存，何的書法，從這方他自用自銘自書的硯可見一斑。

亨通。他們生平所作的硯銘，不少收集在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成書的《硯史》，這書也因此成為研究顧二娘生平最具權威性和詳盡的史料。比如說，因為書中載有黃任等人追輓顧二娘的詩多首，可以肯定顧逝年的下限，是雍正十一年。筆者猜測，顧可能在約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左右離世。

耐人尋味的是，在顧有生之年當面延請她製硯的，除上述蘇州黃中堅之外，確切可考的就只有這七位閩中文人。其中能考證日期的，最早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林

佶銘記：「庚辰秋杪歸自京師，過吳下，停舟閶門，得於桃花塢之湯氏，愛其石質溫膩，歛之上品，松雪翁跋語，筆法生氣奕奕，珍同和璞，微嫌開池小而墨堂狹，因付顧大家廓而大之，頓改舊觀。」（《硯史》，北京本作獨孤硯，卷七，頁一；上海本作趙松雪研，卷七，頁一）由此得知，早在康熙三十九年，顧二娘已在離桃花塢不遠的專諸巷琢硯營生，不過不知當時公公顧德麟是否還在世。

這方歙硯，真的出自趙孟頫手跋的可能性不高，但林佶得寶，請顧二娘廓池開堂，以便磨墨寫字，卻是不爭的事實。《硯史》其他旁證顯示，「開池深淺憑心曲」，在清初是被認為製硯難度最高的技藝。後來自薦進武英殿為康熙抄御書的書法家林佶延請他尊稱「顧大家」的二娘從事，可見他對這位女琢硯家的手藝的重視程度。好事者傳顧「非老坑佳石，不肯奏刀」的謠言，亦不攻自破。

《硯史》所載下一方有年月可考的顧硯，是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的〈蕉白硯〉。余甸記述：「已

丑冬十月，客吳門，顧大娘／家為造此硯，用銘三語，索何杞瞻先生書之，鐫手亦先生所素許者，越三日而竣事。」（註八）這方帶蕉葉白石品的好端石，是京兆尹余甸所鍾愛，所以慎重其事，除親自作銘外，製硯、書銘、和鐫字，分別請三位名家擔當。

就《硯史》所見，顧二娘為這群閩中名士製硯，只管雕作器型、開池開堂，也曾為林涪雲在硯背作杏花春燕圖，但從來不鐫字。饒有意義的是，一反江南文人只玩硯、治印但從不執刀雕硯的成見，閩中這群玩硯文人如余甸，偶爾會製硯。特別是林佶，受長兄金石家林侗（來齋）教誨，認為親自施刀是研究金石學和書法的最佳門徑，要得漢魏碑帖的神髓，就需要精研刻石的刀法。向他學習金石和刀法的門生，可考的就有數位福州士子，包括後來放棄仕途而轉業雕硯的楊洞一、中一兄弟和下文提到的董滄門（漢禹）。

特別是林佶第三子涪雲（輪川），雕硯、寫銘、鐫字俱絕，曾為賞識他的福建巡撫、官拜文淵閣大學



圖4 清 顧二娘製 雙燕硯 端石 縱6.7，橫7.2，高2.1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硯背刻「吳門顧二娘製」篆書款。圖1、2、4所示「吳門顧二娘製」題款，在字體和大小比例上都有很大差異，更遑論刀法。

中因方言口語不同，就產生了成文過程之初，名字迥異這現象。公公顧德麟，有時鄰、林互稱，也是同一道理。不過顧二娘的稱謂，同時也和她的性別身分有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男性文人，面對女人琢硯而且成為名家這前所未聞的現象，不自覺地流露出的性別意識。

其中黃中堅所透露的態度略帶同時對女人和手工藝人兩種身分的輕視。雖然他贊賞顧二娘琢的〈索硯〉

為「質美工良、寶之勿替」，並抬舉顧的雕藝「溫純古雅」，有其公公的「餘韻」，他批評「二娘所作『過於工巧，似不若德林古樸』，言下之意，就是未能完全擺脫女人味和匠氣。黃對顧德麟也好、二娘也好，視為比他身分低下的匠人，屢用命令式的動詞，「令之重製」（德麟）、「令隨意製之」（二娘）。無疑他並不認同比他晚數輩的阮葵生所宣示的「攻一器」也可「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這價值觀。

受閩中贊助人賞識而名揚《硯史》

至於現在通用的姓名「顧二娘」，筆者所及，最早見於閩中文人林涪雲（輪川、在戎，約一六九〇～一七五二）編的硯銘集《硯史》（早名《陶筋硯銘》）。（註六）福州光祿坊林氏一家，自涪雲父親林佶（鹿原、吉人，一六六〇～約一七二五）起，是顧二娘最重要的客戶和贊助者。林佶的忘年交余甸（田生，一七三三離世），比他們稍晚輩的黃任（莘田，一六八三～一七六八）、謝道承、許均、陳德泉，都曾直接攜石到蘇州延請二娘製硯。（註七）尤其是自號「十硯翁」的詩人黃任，因撰寫「一寸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名句，勒於顧製的〈青花硯〉硯陰，傳頌一時，這首詩也被作為偽者輾轉傳刻在不少硯背，成了比「吳門顧二娘製」更醒目的商標。

這群同在福州出身，自少時就一起讀書問字玩硯的「總角石交」，日後不少都成了進士，不過官運無一

男琢硯同業登門造訪、切磋硯藝

以上所引的資料，不少已見諸前人的著述，只是分析角度不同，揭示了一些信息。最後，筆者無意中發現一條前人未曾提及的新線索，或者可以補充對顧二娘認識的一些空白。這五首七言詩，作者謝士驥（宏卿、汝奇），是以林佶和余甸為首的閩中硯圈的一份子，與黃任有交往，更是圈中

的朱彝尊（竹垞）即席揮毫書銘，這銘後來又被刻在這方硯上，還刻上小序記事情始末：「庚辰秋日，一畝居良集，漁洋夫子出硯書銘。篆銘者朱竹垞，旁觀者汪東山，潘稼堂，顧俠君，識名者陳奕禧，後之攬者，得毋哂其生涯之太拙乎？（草書）」。（註九）

這方硯的真偽，今天已經無從稽考。當然，如果這硯是偽作，那顧款最早出現在康熙三十九年之說也不能成立。目前只能作保守的推論說，最遲在錄載這銘序的《硯史》成書的一七三三年，顧大家這尊稱已經受人肯定，而且刻有「吳門顧大家製」這商標性質款識的硯台已經在市面流傳。

另一蓄硯家周紹龍（瑞峰）的摯友。謝士驥的身分很難用傳統的「士」或「工、匠」界定，他以文人自居，其子謝曦更聚資將其詩稿《春草堂詩鈔》出版傳世，但謝士驥早已放棄仕途，「好蓄端溪硯材，又擇壽山石之精者，隨意琢鏤，動合古製」（朱景英，《書經堂詩集》〈謝宏卿傳〉），賴以為生。寫詩，是與士人交往應酬的副產品，但似乎謝與進士出身、出使四川、後任翰林編修的周紹龍，在社會身分上有一段距離。（周紹龍小傳，見《硯史》上海本）作為一位專業治印、治硯的高手，可以說，謝士驥切合了阮葵生所謂的「技藝名家」，只是他的「名」，並沒有顧二娘、王幼君那末「有名」。

不過，這一組詩表明，謝曾到蘇州拜訪顧二娘，與她切磋硯藝。

與謝同往蘇州的，是曾拜師林佶學習金石刀法的董滄門（漢禹），也是出身福州的硯藝名家。福建治硯家，可能因為地利人和，多兼治壽山石印，董亦不例外。天津博物館有一方「滄門」款，自銘自雕的〈三洞神品端硯〉，硯背淺刻有行書款：「董

士驥，〈春草堂詩鈔〉

顧家所在的專諸巷，是明末清初

漢禹銘是硯也，得石吳門，攜遊泰山，歸成於閩海。始癸巳春初，迄乙未夏仲，三年作客萬里相從」等句，得知董曾於癸巳，也就是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有過蘇州之旅，正與顧二娘的活躍期吻合，說不定他與謝造訪顧家，也就是這一年。（天津博物館編，《天津博物館藏硯》）

〈同董滄門過罇諸巷訪女士顧二娘觀硯〉

勇夫寶劍文人硯，一樣雄奇性所同。雅慕蘇門游俠女，劉雲琢玉奪天工。硯史由來讓董園，罇諸古巷更思存。顧家繡法人爭羨，曾識清芳解討論。竹裏簾櫳映碧紗，剡泉磨洗舊青花。出藍宋款應無敵，井字縱橫風字斜。專門家數大方家，花底香浮顧渚茶。更羨銘文鐫寫妙，黃金無滓玉無瑕。香奩兼具石言真，龍尾玲巖脫手新。他日輜軒應入傳，特書定比魏夫人。



圖6 清 輪川銘 春水魚硯 端石 縱14.8，橫10，高1.7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士的趙國麟製過不少佳品。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蘭千山館的一方端石〈春水魚硯〉，就是浩雲的傑作，出自朱子的八字銘文「靜極而動，如春水魚」，與細刻在微彎的硯背上的兩尾躍躍欲動的河魚互相呼應，加強硯台的整體藝術效果，與文人畫亦詩亦畫的意境如出一轍，和王岫君的〈山水硯〉，同是琢在紫石上的「無聲詩」。

（輪川銘〈春水魚硯〉，《蘭千山館名硯目錄》編者未詳輪川生平，將此硯歸入民國硯。銘文見《硯史》上海本，卷八，頁四，可確定是林浩雲作品無疑。）技藝細膩如此的林浩雲，亦動輒以「大家」稱顧二娘。

「顧二娘」、「顧大家」從個人尊稱變成名牌標籤

在稱謂及實際交往中，對顧二娘表示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敬意的，是這群閩中老主顧、支持者。年長輩份的林佶、余甸，托付顧開雕的，都是佳石。顧為林製的〈奎硯〉，是宣德舊坑端石，林奉旨為康熙抄書，攜入絲綸閣不肯離身，後來奉為林家藏硯的鎮山寶。林和余作銘提及製硯者，喜用「顧大

家」尊稱，將其比作被譽為曹大家的女史班昭，或者會呼「顧氏」、「吳門顧氏」或「女史」，並不稱顧二娘，更從未用過較通俗的青娘、親娘。

黃任在執筆時則慣稱顧二娘。顧二娘這名字，或許是透過如黃任等閩中文人在口頭和筆下的宣揚，在離顧活躍期愈來愈遠的年代，成了她在商品市場上最有名的標籤。值得注意的是，林佶、余甸和他們的硯友，看重的是顧二娘琢硯、特別是開池技藝的高超，他們蓄硯，固然有賞玩成分，但基本出發點是為磨墨、習書法，所以實用性是絕大的考慮。從這一點看來，他們賞識顧二娘，主要在於她的技藝高超，她的性別、名氣，都不是決定因素。

另一條線索顯示，可能早在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帶顧大家款識的硯台，已經在北京出現，而且是在清初文壇官場無人不識的王士禛的書齋。事出偶然，據說當年某秋日，一群文人在王齋雅聚，賞玩的名硯就包括一方〈星月硯〉，硯旁鐫「吳門顧大家製」。興之所至，在座

技藝名家的集中地，尤其以玉雕、作偽書畫等細工著名。今天所見，巷子長五百五十米而窄狹，可以想像規模不大的作坊應是採取「連坊帶家」的格局。謝用「竹裏」、「簾櫳」、「碧紗」烘托出顧家一股文人書齋的雅氣，在其中他們品茗香茶，共賞名硯（「井字縱橫風字斜」），更一時技癢，汲清泉淨水磨洗古硯，用行動來切磋硯藝。從語法推想，這名硯應是顧家的藏品而不是出自謝、董二位的行囊。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更羨銘文鵝寫妙」一句。單就《硯史》看來，顧是不曾為她長期的閨中主顧刻銘文的，但從這詩句得知，她可能會應其他客戶要求，兼刻銘文。結尾句「特書定比魏夫人」雖然未免過譽，但付摸言下之意，顧二娘起碼是識字的，而且還可能寫得一手好字。由於這是目前唯一關於顧二娘識字的記載，並未能下結論，只得暫時存疑，期待將來有新的資料面世。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來自閩中的琢硯家謝、董登門造訪顧二娘，並沒有因「男女授受不親」的禁忌而卻

步，而且謝事後還作詩誌其事，很是得意，毫無避言的顧忌。這顯然不是個別現象。二娘的閨中主顧，親自把不易入手的佳石攜到顧家，與她面商託付的，可考的就有林估、黃任。蘇州本地的客戶黃中堅也是如此。林涪雲在父親估逝世後不久，從抽屜翻出林估寫給顧的贈詩，還特地捎上顧家，二娘當面為涪雲在一硯背作〈杏花春燕〉圖。涪雲大喜，意味盎然地詳紀其事。（註十）

由此可見，雖然同為良家婦女，顧二娘作為手藝名家，比江南的大家閨秀享有更大與異性交際的自由度。除了她的社會身分是藝人之外，可能也跟年齡有關。雖然顧二娘的生年不可考，她出掌顧家作坊的時候，可以想像應已年近不惑了。

小結

綜合以上種種線索，可以拼湊出這樣一幅圖像：顧二娘因時際遇，出掌蘇州顧氏治硯作坊，活躍期從康熙三十九年起到約康熙六十一年等二十多年。她秉承公公顧德麟的家傳技

的資料當中，矛盾或不能銜接的疑點還有不少。她識字究竟多少，曾否親

自在硯上刻字或題款，關係顧硯鑒別重大，都是值得大家一起結合文獻和

文物繼續探討的問題。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教授

- 序也許有可能抄自陳。《硯史》北京本，卷七，頁四一五。上海本（卷七，頁五）錄載朱銘，但略去小序。
- 《硯史》，〈杏花春燕硯〉卷六，頁五（北京、上海本同）。林估贈顧二娘詩全文，見《樸學齋詩稿》，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家刻本，卷九，頁二六。
- 參考文獻

- 註釋
1. 「獨擅其藝」引文，最早見於成書乾隆二十年的《江南通志》人物志，卷一百七十，頁十一—十二，後來乾隆三十三年和光緒九年的《蘇州府志》〈藝術〉卷一百一，頁十九—二十沿用。
2. 調顧二娘「能以鞋尖試石之好醜，人故以顧小腳稱之」，始作俑者是袁枚，是他將友人問傳說筆錄在《隨園詩話》，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卷二十四，頁六四二）。清末為黃任《秋江集注》作注的注者沿用（卷二，頁二〇），後來徐康在《前塵夢影錄》上集又據此再加渲染。見黃寶虹，鄧實編《美術叢書》，南京：江蘇古籍，一九九七，初集第一輯，頁一七〇。
3. 黃中堅《蓄齋二集》，「硯銘並序」，卷十，頁十六。周南泉（〈清初女琢硯高手〉），《故宮文物月刊》第一〇九期，一九九六年，十六—二二頁。誤植黃中堅為吳中堅。黃雲鵬（〈吳門琢硯名家顧二娘〉，《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總第二十八輯，二〇〇三，頁一〇一—一〇三）沿用周說，亦誤。鄧之誠《骨董鎖記》，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顧二娘製硯〉，頁五六—一五六）抄錄黃銘全文，但誤《硯銘》為《十硯銘》。
4. 帶顧公望（號「仲呂」）款的硯，有幾方傳世，但暫時難判斷真偽。傅秉全曾在《琢硯能手顧二娘》（《紫禁城》第十六期，一九八二年八月，頁一八—一九）一文中介紹北京故宮藏帶仲呂款的〈礪硯硯〉，並附照片，硯背刻有「大興樂氏敬宇寶藏」等字，可惜此硯今天下落不明。筆者二〇二二年秋曾請求觀看，但有關人員未能在電腦數

- 據庫或庫藏品中找到。參見吳笠谷《名硯辨》，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二，頁二七三—二七四。
5. 朱家賢《聞見偶錄》，載《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六冊，上海書店，一九九四，〈製硯名手〉，頁六二八。朱家賢明確說「顧德麟，號顧道人」，與《古今圖書集成》、《乾隆江南通志》和《蘇州府志》「顧聖之，字德鄰，吳縣人，父顧道人」所說大有出入。筆者同意吳笠谷（《名硯辨》，頁二六七—二六八）的論述，以前者為準。但吳把二娘看作顧德麟的外甥女（《名硯辨》，頁二六八），則誤。
6. 《硯史》傳世兩個抄本都是乾隆本，不是原本，一藏北京首都圖書館（下作北京本），一藏上海圖書館（下作上海本）。今人所引《硯史》，都出自上海本或其現代重排節本，但二本差異頗多，而且北京本要比上海本為早，很有參考價值。北京本和上海本原書無頁數，本文所引為筆者添加。
7. 謝道承（又紹、古梅，一六九一—一七四一，一七二一年進士），曾任雍正《福建通志》總纂。許均（叔調，雪邨，一六八七—一七三〇，一七一八進士），黃任內兄兼摯友，官至禮部郎中。陳德泉（治滋，一六八三—一七五五），謝道承中表兄弟，一同師承林估學書法。
8. 《硯史》，北京本卷一，頁三，上海本作「太樸不雕研」，卷一，頁三。顧二娘名字不統一，曾為這書編者帶來困擾。北京本抄者先寫「娘」字，後改成「家」，上海本則娘、家並列。
9. 福州《硯史》編者林涪雲抄錄這銘文和小序，得以傳世。林與陳奕禧有交往，這銘

- 序也許有可能抄自陳。《硯史》北京本，卷七，頁四一五。上海本（卷七，頁五）錄載朱銘，但略去小序。
- 《硯史》，〈杏花春燕硯〉卷六，頁五（北京、上海本同）。林估贈顧二娘詩全文，見《樸學齋詩稿》，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家刻本，卷九，頁二六。
- 參考文獻
1. 清黃中堅，《蓄齋二集》，「硯銘並序」，卷十，頁十六。
2. 周南泉，〈清初女琢硯高手〉，《故宮文物月刊》第一〇九期，一九九六，頁十六—二一。
3. 黃雲鵬，〈吳門琢硯名家顧二娘〉，《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總第二十八輯，二〇〇三，頁一〇一—一〇三。
4. 鄧之誠，〈顧二娘製硯〉，《骨董鎖記》，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五六—一五六。
5. 傅秉全，〈琢硯能手顧二娘〉，《紫禁城》第十六期，一九八二年六月，頁二八—二九。
6. 吳笠谷，〈名硯辨〉，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二。
7. 朱家賢，《聞見偶錄》，載《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六冊，上海：上海書店，一九九四。
8. 清林涪雲，《硯史》，北京首都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藏本。
9. 清林估，《樸學齋詩稿》，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家刻本。
10. 清謝士驥，《春草堂詩鈔》，乾隆四十二年刊本。